

戰爭與小說

景翔譯

「遠橋」作者談「遠橋」

暢銷名著「遠橋」（讀者文摘書摘，和即將上映的電影的譯名均為「奪橋遺恨」）原作者考李留斯·雷恩，可能是全世界讀者最多的一位作家。他所寫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史三部曲中，第一部「最長的一日」，共翻譯成二十五種文字，估計有兩億七千萬人看過，這個人數超過了美國和英國人口的總和。

在初版十五年後的今天，「最長的一日」一書仍然一版一版不停地在自由世界的每一個國家裏繼續印行。就連在鐵幕之後，這本書在波蘭、匈牙利、捷克和羅馬尼亞等國銷售量也很高，受到

大多數讀者的歡迎。很多海盜版中有一本是埃及版，是由取得翻譯權的希伯來文版翻譯成阿拉伯文的，而居然在以色列印刷。

一般估計，最後這本記錄聯軍在諾曼地登陸史實的書可能擁有七億五千萬讀者。

考李留斯·雷恩基本上是一位新聞記者，才華經過倫敦每日電訊報和路透社這兩處工作場所的磨礪，接着在戰時又成為隨着美軍部隊的英國戰地通訊記者，所負責的地區是西歐。在德軍大舉入侵前，雷恩曾隨同第八和第九空軍部

隊一起出轟炸任務，後來又負責報導巴頓將軍麾下英勇的第三軍作戰情形。

戰後，他運用他新聞記者的才華在四十年代末期與五十年代寫作科技方面的報導——起先擔任「柯里爾」雜誌的助理編輯。就在這段期間他寫了一本以「安德麗亞·朵利納號」沉沒的經過為題材的書，因此而發展出他的風格和手法，而用於創作他三本有關二次大戰的暢銷歷史鉅著。

在戰後初期和雷恩共事過的人都記得他是個很下工夫的記者，追起新聞來不遺餘力，也毫不受時間的限制。照他

一些朋友說起來，他也是個「不知什麼時候停止挖掘新聞的頑固的愛爾蘭人。」

「是個什麼事都肯為朋友幹的小子。」

「是記者中的記者。」「是我所見過

他媽的喝酒喝得最過癮的人。」

考孝留斯·雷恩的三本鉅著——記

述盟軍在諾曼地登陸的「最長的一日」

、描述納粹柏林在最後戰敗時的「最後

的一役」，以及盟軍在荷蘭鮮為人知，

却慘烈異常的敗仗記錄「遠橋」——都

不是這些軍事行動的正式歷史記載，但

在成千上萬不會去讀正史的讀者說來，

却正描繪了戰爭的本質。

雷恩對歐洲戰事的了解也許勝過今

日全世界的任何一個人。他所搜集的資

料，訪問的人都能完全記得當時的情景

、聲音和味道。他很熱心地記錄下那些

無名的小卒，那些高級將領的孤寂，士

兵們的疲憊，在恐怖與蹂躪下逃生的平

民所感到的可怕的混亂。這就是雷恩的

戰爭……！

考孝留斯·雷恩在一九七三年完成

「遠橋」一書後不久，因癌症於一九七

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在紐約市史洛凱特

林醫院逝世。

本文係雷恩接受記者訪問的談話記

錄，取材於「畫廊」雜誌三卷一期。

「如果你看的是正史，就會看到聯軍在奧馬哈海灘登陸，旌旗招展，直向柏林進發——大約就是這樣，因
此在『真實的』或正式的歷史記載裏，你會看到這樣的句子：『攻擊於九時開始，十二時十五分占領該村。』
天老爺！我要知道的是從九點到十二點一刻之間所發生的事，我常常很驚異地發現不知有幾千幾萬人死在九點
到十二點一刻之間。」

「職業性的歷史學家重寫其餘職業性歷史學家所寫的東西，在他努力所得的結果中，唯一新的東西就是他的
的分析可能有所不同。我知道他們這些人之中有很多都巴不得要芭芭拉·杜奇曼和我這類的作家能閉起嘴來。
我們是在逼他們要出去實地工作。」

「當然，史學家朱伊·米德頓謔稱這種寫法為『菲非·杜蒙』寫作法，『菲非·杜蒙』正在洗粉紅紗襯褲時
，虎式坦克車開進了村子來……」呃，當然，這是一個過份簡化了的例子，可是那些菲非·杜蒙一類的人，也
是戰爭的一部份。他們都受到戰事的蹂躪，他們都住在那些在正史所附的形勢圖上不過是些小黑點的村莊和城
鎮裏。再說，我認得菲非·杜蒙這個人——在那種情況下，她不會在洗襯褲，而會穿着那條襯褲。

「美國小說和美國文學界的光榮時代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同時告終。費滋哲羅，海明威，桃樂賽·派克，杜斯·帕索斯和喬治·考夫曼——所有的人——長篇小說家，短篇小說家，編劇家——突然之間，世界就不再是他們的世界了，在我們所處的這個時代裏，小說家都得把自己的內在挖掘出來，就連海明威也不例外。『渡河入林』是一本死書。真可怕，我敢說海明威在他寫那本書之前已經決定要死了。他曾經試過，瑪麗·海明威是凱絲和我的好朋友——我也很了解那個老傢伙。我們以前是好哥兒倆，可是他很累了，那本書也寫得很累，他下面的那本書『老人與海』——寫得很美，大約才三萬字——可是他那樣算什麼呢？他書裏是在罵那些批評家。把那條大馬林魚一邊的肉都吃掉了的鯊魚羣就是他的批評家們；他剩下來能寫的也不過就是這些而已。他已經乾涸了——什麼也沒剩下。在我們這些很愛『老爸·海明威』的人說來，殺死他的不是那桿槍，而是時間——時間已經跟他完全脫節了。」

「戰後，非小說類作家補足了小說家所留下來的那一段真空。詹姆·畢夏普有關林肯被刺的書，芭芭拉·杜奇曼的作品，她所有的著作，以及華特·羅德的暢銷名著『難忘的一夜』。這些非小說作家寫的是現實世界，是他所見到的世界，讓你在現實生活和今天那麼多小說家內心的感覺之間作一選擇。讀者要求的是事實，我們對那些理論已經厭倦了。」

「有次我在西點軍校，給那裏的高級班作一次演說。那大概是——呃，七年，還是八年前的事了，我正在四方院裏走着的時候，無意中看到一塊刻着所有美國參加過的戰役的花崗岩石板，一眼就看到了『安恒』的字樣。現在我當然記得安恒，可是當時我却覺得從來沒有那個美國人在安恒打過仗，於是我就拿這件事情去問了西點軍校的校長，而他也一無所知，就在那天晚上，我打電話給曾經指揮八十二空降師的詹姆斯·格文將軍，問他：『哎，我說，我們可有部隊到安恒打過仗沒有？』他回答說：『沒有，你知道的，康尼。』於是我告訴他石板上刻着的東西，他說：『那玩藝兒刻上去搞什麼鬼？』接着我打了電話給布萊德雷將軍。呃，布萊德雷也一樣表示懷疑，說他要再和格文一起查對一下。他們馬上和國防部連絡，在經過相當多的函件來往之後，有

話傳回來，說花崗石板上之所以有那樣的記載是因為安恒之役是『市場花園作戰』的一部份——而畢竟擔任盟軍統帥的艾森豪威爾是美國人！就因為這件事，我開始發掘這個故事，這本書就是這樣誕生了。

「最先，我去查了正史上的記載，發現除了極少數幾頁，或常常只有幾小段之外，似乎根本沒有人寫到什麼『市場花園作戰』。英國人曾寫過一兩本好書，談到在安恒的英軍，人數既少，又沒有裝甲部隊，却抵禦住了德國兩個師的黨衛軍。當然，結果他們都陣亡了，不過英國人有他們獨特的一套，能讓挫敗聽起來也像是一場大勝利。像鄧扣克海灘大撤退就是個好例子，反正，整個情況簡直就沒有什麼正式記載。你知道，就在我漸漸深入這件事之後，我發現我所研究的不是單獨的一次戰役——結果我是在研究歐洲戰場上規模之大可以列為第二位的一次軍事行動。而且事情還不止如此，『市場花園作戰』是有史以來最大的一次陸空聯合作戰行動。為什麼沒有人詳細地寫下這件事呢？是因為覺得太窘了？是因為這是一次大敗仗？官方就像這是堆垃圾似地掃成一堆藏在地毯底下。可是，他媽的，當時報上一定會有記載的，我查了一下。什麼也沒有，然後我發現蒙哥馬利和他手下搞出共關係的參謀都一心以為他會打贏這場仗的，而且他們一想到這是齣『完全由英國人唱的戲』，結果有一支十名新聞記者組成的採訪大軍到了安恒，其中沒有一個是美國人。這個故事也就沒有寫下來。我必須再補充的是，當時和美國第一〇一空降師一起的有三名美國隨軍記者——華特·克隆凱特，他一直到最后幾天才趕到；另外就是美聯社的比爾·朋尼，還有比爾·唐斯。可是他們都在南部，離那裏太遠了，這個大故事的中心是安恒市。

「我研究得越多，我就越相信該寫出這本書來，在我所有的作品中，我都特別強調最重要的一點：人能戰勝和克服一切逆境。我一再強調無論情況怎樣惡劣，人總能適應。『最長的一日』和『最後的一役』寫的都是勝利——成功。這本新書寫的却是失敗——可怕，慘痛的失敗，死傷的人數幾乎是諾曼地登陸時的兩倍，在英國說起來，這是第二個鄧扣克，也是第二個加里波里。但是——在聯軍說來更不幸的是——這是勝利前夕的一次挫敗。」

「年紀大得能記起『安恒』來的美國人，都只記得那是一次比較小的戰役，遠離了主戰場，有些英軍部隊被吃掉了，照新聞記錄來看，這樣也就差不多了，我想沒有一個人，尤其是外行人，會注意到『市場花園作戰』。當然，因為這個作戰計畫失敗了，最後落得如此下場——長達六十四哩的陣線，一無所獲！這就是『市場花園作戰』的結果！所以最好把這件事給忘了。可是，你他媽的怎麼能掉過頭去，忘記這麼一次死傷人數超過諾曼地登陸時兩倍的大戰役呢？」

「『市場花園作戰』之所以成為慘劇，是因為過份樂觀、自傲、情報完全判斷錯誤、虛榮——以及其他種種原因綜合在一起的結果。」

「事實上，問題在於當時每個人都得了所謂的『勝利症』。每個人都相信戰事已經結束了。整個氣氛就令人迷惑，在這種氣氛之下，所有的人都認為一切事情都是可能的，盟軍在歐洲大陸的推進比預期的計畫早了好幾個月，戰爭已經結束了——沒有一個人肯注意聽真話。那個要是說德國人會為捍衛他們祖國而奮戰的話，一定會被別人笑得沒法再在辦公室裏就下去。比方說，英國情報單位的烏寇特少校，只有二十四、五歲，在攻擊發動前不久，曾經把在安恒地區空中攝得的戰車照片給布朗寧將軍看，布朗寧將軍却對他說：『親愛的烏寇特，它們恐怕都是已經不能用的了。』年輕的烏寇特吃驚地說：『可是，我的老天！那些戰車都有砲！都在那裏哩！』布朗寧叫他不必擔心。不久之後，軍團的醫官到了烏寇特少校的辦公室。『建議』他休假一段時間，就連英國作戰處的肯奈迪將軍也說：『只要你繼續前進，照現在這樣前進，這個月二十八日就可以抵達柏林了。』結果他這個夢想一直到八個月後才得實現，最具諷刺性的是，荷蘭的地下工作人員不斷把情報傳送到倫敦，警告他們說德軍在安恒的軍力很強。這實在很叫人覺得驚異，伯恩哈特親王是這樣解釋的：『哎，我簡直就沒辦法讓英國人相信我，或是其他人的話。他們不喜歡外國人來教他們怎麼打他們的仗。』」

「我發現作戰極其英勇的英軍空降部隊，恨死了蒙哥馬利，禁衛裝甲部隊也恨死了蒙哥馬利；他們認為蒙哥馬利存心犧牲他們，我發現美國的空降部隊，尤其是八十二空降師談起這件事來也恨恨不止——而我必須說

的是——八十二空降師在奈美根行動，毫無疑問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最英勇的作戰行動之一。而『遠橋』是這件事第一次以文字記載下來。

「要牢牢記住：有一萬七千人陣亡、受傷、失蹤！不過，當然問題還不在這裏，如果有一個人——那怕只有一個人——死傷得很不必要的話，我認為就該有人負責，當然，也就是要在歷史上遺臭萬年。必須要有人白紙黑字地記錄下來。」

「我覺得蒙哥馬利元帥從頭到尾都在騙人，當然不是我第一個說這種話——我就有艾森豪威爾說這話的錄音。不過，當時他當然不會說這種話的，那是多年以後的事了，艾克說：『蒙哥馬利的同僚對他的批評，我簡直不敢想去複述一遍……我才不管別人說他是世界上最偉大的軍人。他根本不是的。不過大家要這樣說他，我也無所謂，他居然他媽的把這事看作是私事，不讓美國人，尤其是我，有任何功績，也和這場戰事沒有關係，結果後來我根本和他斷了連絡，我實在沒興趣和一個不說實話的人來往。』」

「在推行『市場花園作戰』計畫上，艾森豪威爾和蒙哥馬利一樣該負責，不管怎麼說，艾森豪威爾到底還是盟軍統帥，可是，我們是不是敢相信艾森豪威爾和蒙哥馬利之間的關係已經到了蒙哥馬利的要求使艾森豪威爾不勝其煩的程度，而使得艾森豪威爾決定不再爭執而說：『讓他去試好了，他會給碰得鼻青臉腫的，可是讓這個雜種去試嘛——只要他不來煩我！』這類的話呢？我不願意有這種想法，但是什麼事都是可能的。這真是一場悲慘的大災禍，就是會讓你奇怪——怎麼會有人會讓空降部隊直朝有可靠情報說駐紮在那裏的裝甲部隊所在地發動攻擊？雖然那些情報都遭到批駁，但這種樂觀的態度根本就迹近瘋狂！

「我一點也不相信蒙哥馬利元帥會明明知道部隊要遭殲還故意把部隊派過去，這種事連想想也太過份了。他是一個出身平凡的小人物，最後却做到沙漠中第八軍的司令，而當時正是英國挫敗，而隆美爾不可一世的時侯。當時正是英國歷史上最困難的時期，被德國潛艇的攻擊困得連吃的也進不來，第八軍又在沙漠中被打得潰不成軍時，蒙哥馬利接手之後，在埃爾阿拉敏使整個情勢為之扭轉。他是個多彩多姿的將軍——他的服裝，他

的風格，以及其他一切都是如此。從那一刻起，戰運就整個改觀了。英國不再失利，而轉敗為勝！在英國說來，蒙哥馬利成了自威靈頓公爵以來最受歡迎的將領。我想他就因為太受歡迎而致昏了頭。我想名譽和光榮像對巴頓將軍一樣對他很有影響，而如果你想一下這個問題的話，就更會覺得他這樣一個元帥——算是英軍中階級最高的將領——國民心目中的英雄，整個集團軍的指揮官，竟會和巴頓發生那樣愚不可及的爭執，實在是一件荒謬絕倫的事，因為巴頓究竟只是一個普通的將軍，麾下也不過只有一個軍而已。有人曾經說過，戰爭實在是太重要了，不能就交在一些將領的手裏，這話說得真有道理！

「不過，我堅決相信，如果當年蒙哥馬利的攻擊能早上幾天，在倫德斯特將大軍調往安恒以前發動的話，戰爭就該在那時結束了。當然也有其他可能的情況，比方說布萊德雷的第十二軍，以巴頓的部隊為先鋒之類。『市場花園作戰』的時機不好完全是機運。只要再早幾天，也許那少數的幾天就能挽救數百萬人的生命——還有那麼多處集中營中的人，以及後來那八個月裏所能做到的事。」

「在『最長的一日』和『最後一役』這些書裏，從第一頁到最後一頁，我所寫的都是些瘋狂的事，戰爭就是一件瘋狂的事。我完全照實寫來，而沒有根據我自己個人的想法和看法而加以扭曲，我花了三年的時間才拿起『二十二支隊』那本小說，試着去看看，然後我只有轉交給凱絲，再問她那本書到底寫的是什麼。我們這一代經歷過戰爭的人通常都覺得這種書無法想像，我們之所以覺得無法接受這種歪曲過的東西，只是因為戰事對我們而言是可怕的現實。」

「我可以用一個故事把這一切總括起來說明一下：在一個散兵坑裏有兩個英國兵——這是個真實故事，真的有這件事——他們打了一早上的仗——不停地開槍，開槍，開槍，堅守着陣地。然後戰鬥突然停止下來。有一個兵就轉過身來對另外一個說：『嗨，查理，你在現實生活裏是幹那一行的？』」